

五
子
補
益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文典 著

莊子補正
(上)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已故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正》，一九四七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专著，是刘文典先生一生研究《庄子》的成果，对《庄子》的考释，订正颇具独到见解，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

一九五九年，根据刘文典先生的意见，并征得商务印书馆同意，我社曾根据商务印书馆印本重排，因故未刊行。现重排出版，以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参考。

这次出版，增加刘文典先生的遗稿《自序》、云南大学教授张德光同志写的《跋》。原书共分十卷，现不再分卷，按原篇目次序排印。书中原用繁体字，在不影响理解原意的前提下，一律改用简化字。

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陈寅恪序

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其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自序

亡儿成章·幼不好弄·性行淑均·八岁而能绘事·十龄而知倚声·肄业上庠·遂以劬学病
瘵·余忧其疾之深也·乃以点勘群籍自遣·庄子之书·齐彭殇·等生死·寂寞恬淡·休乎天
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悬解者也·以道观之·邦国之争等蜗角之相触·世事之治乱犹
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故乃玩索其文·以求敦谊·积力既久·粗通大指·
复取先民注疏·诸家校录·补苴诤正·成书十卷·嗚乎·此书杀青而亡儿宰木已把矣·盖
边事棘而其疾愈深·卢龙上都丧·遂痛心呕血以死也·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
余复远窜荒要·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虽然庄子者·吾先
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
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
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沈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
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是为序·

目 录

陈寅恪序·····

自序·····

庄子补正

内篇

逍遥游

第一

齐物论

第二

养生主

第三

人间世

第四

德充符

第五

大宗师

第六

应帝王

第七

二六四

二〇三

一六六

一七

一〇三

三六

一

二

一

外篇

骈拇

第八

二八四

马蹄

第九

三〇四

胠箠

第十

三一五

在宥

第十一

三三七

天地

第十二

三七二

天道

第十三

四一九

天运

第十四

四五二

刻意

第十五

四八九

缮性

第十六

五〇一

秋水

第十七

五一三

至乐

第十八

五五八

达生

第十九

五七七

山木

第二十

六〇九

田子方

第二十一

六三九

知北游 第二十二……………六六五

杂篇

庚桑楚 第二十三……………七〇〇

徐无鬼 第二十四……………七四一

则阳 第二十五……………七九〇

外物 第二十六……………八二八

寓言 第二十七……………八五三

让王 第二十八……………八六八

盗跖 第二十九……………八九七

说剑 第三十……………九二四

渔父 第三十一……………九三三

列御寇 第三十二……………九四六

天下 第三十三……………九七三

庄子补正跋……………张德光 一〇一八

庄子补正

晋 郭象注
唐 成玄英疏
合肥 刘文典学

逍遥游第一

〔释文〕

内者对外立名，说文：篇，书也。字从竹，从艸者草名耳，非也。

〔注〕夫小大虽殊。

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

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释文〕

逍音销，亦作消。

遥如字，亦作摇。

遊如字，亦作游。

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

自得。○郭庆藩曰：文选潘安仁秋兴赋注引司马彪云：言逍遥无为者，能游大道也。释文阙。

夫小大音符。

之场直良反。

事称尺证反。

各当丁浪反。

其分符问反。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疏〕

溟犹海也。取其溟漠无涯，故为之溟。东方朔十洲记云：溟海无风，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内，有此大鱼，欲明物性自然，故标为章首。玄中记云：东方有大鱼焉，行者一日过鱼头，七日过鱼尾，产三日，碧海

为之变红，故知大物生于大处，岂独北溟而已。

〔释文〕

北冥本亦作溟。

覓经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无涯也。梁简文帝云：宵冥无极，故谓之冥。东方朔十洲记云：水黑色，谓

之冥海，无风洪波百丈。○郭庆藩曰：慧琳一切经音义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经卷二引司马云：溟谓南北极也。去日月远，故以溟为名也。释文阙。○典案：文选鹤鹑赋注：江文通杂体诗注：谢灵运游赤石

进帆海诗注。陆士衡演连珠注。御览九。八百八十七。九百二十七。九百四十。引冥竝作溟。与释文一本合。疏。溟犹海也。是成本亦作溟。初学记一。文选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注。陆士衡演连珠注。御览九。六十。引。鲲。徐音昆。李侯温反。大鱼名也。其几。居岂反。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注〕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

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

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疏〕夫

序风驰。三光电卷。是以负山岳而舍故。扬舟壑以趋新。故化鱼为鸟。欲明变化。〔释文〕鹏步登反。徐音朋。

郭甫登反。崔音凤。云鹏即古凤字。非来仪之凤也。说文云。朋及鹏皆古文凤字也。朋鸟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字林云。鹏朋党也。古以为凤字。○郭庆藩曰。广川书跋。宝酥钟铭。通雅四十五。并引司马

云。鹏者凤也。释文阙。夫庄音符。发句性分符同反。达观古乱反。宜要一遥反。鹏之背不

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疏〕鱼论其

头尾难知。鸟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测。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怒翅翼。奋迅毛衣。既欲搏风。方将击水。遂乃断绝云气。背负青天。蹇翥翱翔。凌摩霄汉。垂阴布影。若天涯之降行云也。〔释

文〕垂天之云。司马彪云。若云垂天旁。崔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

以负其翼。此岂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

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于其间哉。〔疏〕运转也。是指斥也。即

不海中运转。无以自致高升。皆不得不然。非乐然也。且形既迁革。情亦随变。昔日为鱼。涵泳北海。今

时作鸟。腾翥南溟。虽复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犹死生聚散。所遇斯适。千变万化。未始非吾。所以化

鱼为鸟。自北徂南者。鸟是凌虚之物。南即启明之方。鱼乃滞溺之虫。北盖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

舍滞求进。故举南北鸟鱼。以示为道之迳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典案。

文选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注引徙作图。与下而后乃 〔释文〕海运。司马云。运转也。向秀云。非

今将图南合。又引李弘范曰。广大窅冥。故以溟为名。 〔疏〕海不行。故曰海运。简文云。

运徙也。岂好呼报反。大处昌虑反。何厝七故反。本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

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

上者九万里。〔注〕夫翼大则难举。故搏扶摇而后能上。九万里

乃足自胜耳。既有斯翼。岂得决然而起。数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

然。非乐然也。〔疏〕姓齐名谐。人姓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僻谐之书也。志记也。击打

也。搏斗也。扶摇旋风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庄子引以为证。

明己所说不虚。大鹏既将适南溟，不可决然而起，所以举击两翅，动荡三千，踉跄而行，方能离水，然后僚戾宛转，鼓怒徘徊，风气相扶，摇动而上，涂经九万，时隔半年，从容志满，方言憩止，适足而已。

岂措情乎哉。〔释文〕齐谐，户皆反。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俞樾曰：按志怪志记也。水

击，崔云：将飞举翼，击水踉跄也。跟音亮，踉音七亮反。搏，徒端反。司马云：搏飞而上也。一音博。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郭

案：《说文》类聚九十七，白帖二，御览九引搏作搏。与释文一本合。扶摇，徐音遥，风名也。司马云：上行风谓之扶摇。尔而上，时掌反。

自胜，音升。下同。决然，喜缺反。数仞，色主反。非乐，音嶽，又五孝反。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

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典案：息上当有一字，注夫大鸟一去半岁，至

见本有一字，御览九百四十四引正作去以六月一息者也。〔释文〕抢，七羊反。枋，音方。野马也。尘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注〕此皆鹏之所冯以飞者耳。野马者游气也。

〔疏〕尔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藪泽之中，犹如奔马，

四生杂沓，万物参差，形性不同，资待宜异，故鹏鼓垂天之翼，托风气以逍遥，蜩张决起之翅，抢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动，稟之造化，非有情于遐迹，岂措意于骄矜，体斯趣者，于何而语夸企乎。

〔释文〕野马

司马云：春月泽中游气也。崔云：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

尘埃

音哀。崔云：天地间气。翳鬱似尘埃扬也。

相吹

如字。崔本作炊。

所冯冰

反。本亦作凭。○典案：道藏注疏本作凭。

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

其远而无所至极

邪。

邪。

○典案：御览二引作以其远而无所至极也。白帖一引极邪亦作极也。

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注〕

今观天之苍苍，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为远而无极邪。鹏之

自上以视地，亦若人之自此视天，则上而图南矣。言鹏不知道里之

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疏〕仰视圆穹，甚为迢递，碧空高远，算数无穷，苍苍茫昧，岂

观，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鹏亦詎知地之远近，自胜取足，适至南溟，鹏之图

度，止在于是矣。○典案：碧虚子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校引文如海本则作而。〔释文〕色邪，徐嗟反，

定之辞，后放此。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

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

舟大也。〔注〕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者，翼大故耳。夫质小者所资

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

内篇·逍遥游第一

五

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

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疏〕且者

假借。是聊略之辞。夫者之发。在语之端绪。积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污陷也。谓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胶粘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于坳污堂地之间。将草叶为舟。则浮泛靡滞。若还用

杯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浅舟大。则粘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须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则物皆逍遥。〔释文〕且夫音符。覆芳服反。杯崔本作盃。

坳堂。于交反。又乌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谓之坳。司马云。涂地令平。支遁云。谓有坳埳形也。芥吉迈反。徐古迈反。一音古黠反。李云。小草也。则胶。徐李古孝反。一音如

字。崔云。胶著地也。李云。粘也。称事。尺证反。后同。其济。子细反。本又作齐。如字。之生。本亦作主字。至当。丁浪反。后皆同。风之积

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

矣。〔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则大舟不可载浮。风不崇高。大翼无由凌汉。是以小鸟半朝。决起枪榆之上。大鹏九万。飘风鼓扇其下也。而后乃今

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注〕夫所以乃今将图南者。非其好高而慕远也。风不积则夭阏不通

故耳。此大鹏之逍遥也。〔疏〕培重也。夭折也。阏塞也。初赖扶摇。故能升翥。重积风吹。然后飞行。既而上负青天。下乘风脊。一凌霄汉。六月方

止。网罗不逮。毕弋无侵。折塞之祸。于何而至。
良由资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遥南海。不亦宜乎。
〔释文〕而后乃今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

本或作陪。○王念孙曰。培之言冯也。冯乘也。
案。王说是也。培冯一声之转。训培为乘亦正合大鵬御风而飞之状。
〔典〕周官冯相氏注。典。风绝。背负青天。
〔注〕一读以背字属上句。

夭。于表反。司马云。折也。阙。徐于葛反。一音渴。司马云。止也。李云。塞也。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

飞。枪榆枋而止。
〔注〕典案。而止二字旧攷。今据碧虚子校引文如海本江南古藏本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御览九百四十四引亦并作枪榆枋而止。与文

本江南古藏本合。上文去以六月息者也。郭注。小鸟一飞半朝。枪榆枋而止。是郭所见本亦有而止二字。 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

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注〕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羨于天池。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

一也。
〔疏〕蜩。蝉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蝮螿。鸞。鸞也。即今之班鸠是也。决。卒疾之貌。枪。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穷也。奚。何也。之。适也。蜩。鸞。闻。鸞。鸟之

大。夸企自息。而不逍遥者。未之有也。
〔释文〕蜩。音条。司马云。蝉。学。如字。一音于角反。本又作鸞。音同。本或作鸞。音

小。李云。鸞。毛诗草木疏云。鸞。班。班。也。简文云。月令云。鸣。决。向。徐喜缺反。李呼穴

拂其羽是也。○典案。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引学作鸞。与释文一本合。 我决。向。徐喜缺反。李呼穴

反。李颐云。疾貌。

枪 七良反。司马李云：犹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枪突也。俞樾曰：王氏引之经传，榆徐音踰，木名也。释词曰：则犹或也。引史记陈丞相世家：则恐后悔为证。此文则字亦当训为或。 **榆** 徐音踰，木名也。 **枋**

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 **控** 苦贡反。司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俞樾曰：而字下当有图字。上文而后乃今将图南。此即承上文而言也。文选注引此正作奚以之九

万里而图南为。 **适莽苍者**。 **三飡而反**。 **腹犹果然**。

御览九百四十四引而下亦有图字。 **适百里者宿舂粮**。 **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注〕所适弥远。

则聚粮弥多。 **故其翼弥大**。 **则积气弥厚也**。 〔疏〕适往也。莽苍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饱貌也。

往于郊野。来去三食。路既非遥。腹犹充饱。百里之行。路程稍远。春捣粮食。为一宿之备。适于千里之途。路既迢遥。聚积三月之粮。方充往来之食。故郭注云。所适弥远。则聚粮弥多。故其翼弥大。则积气

弥厚者也。典案。碧虚子校引文如海本果作颗。马叙伦曰。果为伙省。方言曰。大物盛多。齐宋之郊。楚卫之际曰伙。庄子宋人。此宋语。典案。马说是也。 **〔释文〕莽** 莫浪反。

或莫郎反。苍七荡反。或如字。司马云。莽苍近郊之色也。李三飡七丹反。果然徐如字。又苦水反。春东

反。粮音良。 **之二虫又何知**。 〔注〕二虫谓鹏蜩也。封大于小。所以均

异趣也。 **夫趣之所以异**。 **岂知异而异哉**。 **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 **自**

然耳不为也。 **此逍遥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虫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且大鹏搏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

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而呼鹏为虫者。大戴礼云。东方鳞虫三百六十。应龙为其长。南方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其长。西方毛虫三百六十。麒麟为其长。北方甲虫三百六十。灵龟为其长。中央裸虫三百六十。圣人。为其长。通而为语。故名鹏为虫也。○俞樾曰。二虫即承上文蜩鸠之笑而言。谓蜩鸠至小。不足以知鹏之大也。郭注云。二虫谓鹏蜩也。失之。○典案。碧虚子校引文如海本作彼之二虫又何知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历举年如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然后统以无待之人。遗彼忘我。冥此群异。异方同得。而我无功名。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则虽大鹏之与斥鷃。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螻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疏〕

夫物受气不同。禀分各异。智则有明有暗。年则或短